



青春岁月

QINGCHUNSUIYUE

青春岁月

——当代青年小报告文学选

金明 章翰 齐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您想获得关于当代青年的信息吗？打开这本书，您便可以结交不少有意思的朋友：怀抱雄图大略的改革者，进大学后又放弃了“天之骄子”前程的实干家，大家熟悉和喜爱的体育、文艺明星，一般人不太熟悉的麻风病院、精神病院的女医生，以及从屏风后勇敢地走出来的女模特儿；这里还有关于个体户生活的写照，青年人最感兴趣的不同寻常的爱情故事。

本书以小报告文学的形式，即每篇数千字，至多不超过一万字的短小故事，真实地展现了当代青年多彩多姿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图景，为青年朋友，及关心青年问题的中老年读者打开了一扇窗户。

封面设计、尾花：陈若辉

责 任 编 辑：龚 玉

青 春 岁 月

Qingchun Suiyue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232,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2\frac{1}{4}$ 插 页 2

1986 年 8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6 年 8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10,000

书 号 10019·3929

定 价 2.05 元

序

曾 镇 南

去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福建青年》的编辑许耀铭同志特地找到厦门宾馆来看我。这是一个热情而精干的青年。他告诉我说,他们的杂志发起“小报告文学征文”,反映当代青年的精神风貌,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希望搞评论的同志予以注意。当时,我对他们所进行着的事,了解很少,因此也就没法深谈。但小许那种热心人的样子,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世界上很多事情,如果没有那些勇为天下先而又甘做琐碎事的热心人去奔走,是兴不起来的。对人群中那种热心、苦干型的人,我一向是怀着敬意的。

回到北京后,我就陆续收到《福建青年》这本杂志。——的确是有“小报告文学”一栏。每篇大约三、四千字的样子,顷刻即可读完。费时不多,却从这个小屏幕上,结识了不少有意思的青年人,获得了很多关于当代青年的信息。读者在随便翻翻之中,略一凝神,即有收益,这是很舒心惬意的。我虽然不断从“小报告文学”中受益,但为它写点鼓吹文字的事,却一天一天地拖下来了。

这一次,许耀铭同志可是找到北京来了,而且还带着他

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小报告文学集。还是那副热情而精干的样子，还是那双诚恳而执着的眼睛。这下子，我不能再拜而受命了。

这本书所选的“小报告文学”，原来并不限于《福建青年》上所刊载者，而是博采自全国各报刊，每篇篇幅限定在一万字以下。但题材，却全部是写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这是一束从时代大潮中采撷的青春的浪花，是奉献给青年读者的。我很有兴味地把它浏览了一遍，生发出了一些感想，直率地写出来求教于编者和读者吧。

第一，我觉得这本书很好读，说它好读，就是因为这里的文章，一般都能做到短而有味，有的还相当短小精悍、令人回味不已。例如，韩静霆的《二十岁的生日在“生死场”度过》，在五千来字的篇幅里，集中地写出了个八十年代的兵的形象，文字凝炼而又文气动荡，使人动情而又发人深思。作者写一个英雄战士，别辟蹊径，仅用一千多字写他在战场上的壮举，而用绝大部分篇幅写他在个体经营的江涛上弄潮的经历和他战前的微妙心理，这就把人物最富特征性的东西写深写透了。经历、经验的复杂与献身报国的单纯在李勇川身上获得了统一。这样的青年形象是有典型性的。不仅在部队，在各行各业，象这种思维开放，个性舒展，聪明得略带狡黠，大胆得近乎狂放，但又怀着一腔中华儿女的热血的青年，到处都在涌现。象《陈天生效应》中的陈天生，《董大为和他的“鹤式”直升机》中的董大为，《企业家的形象》中的叶文贵，《他耕耘在正定的原野上》中的习近

平，都是这一类改革时代的弄潮儿。“小报告文学”把自己的镜头对准他们，巧妙地拍下八十年代青年的明快的“快像”，这是它受到青年们欢迎的原因。当然，这些“快像”的取景角度有巧拙之分，形神的摄取有粗细之分，就看作者能否妙用文思了。比如祖慰写陈天生，大胆排比陈天生的几种独特“效应”，突出他的心理、气质、思维、身世、交游等矫然不群的特征，给人一种奇人必有奇思的强烈印象，艺术效果是很好的。

这些成功之作使我想到，小报告文学的作者，只有具备思想的敏感，并把这种敏感渗透到取材，炼意，剪裁等写作环节中去，才能捕捉到特别有意思的应时而生的新人，找到有意味的形式，精当地表现出来。在这里，篇幅上的短这一外在形式的特点，其实是作者运思的集中，构局的巧妙的自然结果。我想，小报告文学如果想在报告文学之林中独据一席，还得进一步发展其短而结实、灵动的特点，宁可往五千字这个内圈里缩，无须向一万字这个外圈上靠。中国古典散文凝炼而流动的优良传统，很值得小报告文学作者借鉴。记得我当学生时，读过《段太尉逸事状》，短短的文字，把一个段太尉写得肝胆照人，须眉毕现，这是需要一点功力的。如果在文字上失控，洋洋洒洒起来，那就失去“小报告文学”本来的形貌了。苛求一点说，一万字的文章还冠之以“小”，是多少给人一点滑稽感的。

所以，我希望这本很好读的书，还可以写得更好读一些，最好每一篇都让读者在五分钟之内就能读完。仿“一分

钟小说”之例，倒不妨可以试试“五分钟报告文学”。当然，短要短得有味，短而扯淡，就失去文学的初衷了。

第二，这本书是为青年而写，而编的。它的主要画面，是表现各种各样的当代青年的先进风貌的。所以它对青年读者，会有一种冲击力，也会有一种牵引力。这里有站在改革的社会潮流前的青年开拓者，也有在体育、音乐、文学这些高难度的创造领域里成功的新星；但对于我来说，更动人也更发人深思的，是那些为普通的青年人的美好心灵留影的篇什。例如王颖的《普通一兵和他的妻子》，写一个普通的战士不顾双脚烫伤，在妻子搀扶下准时归队的事迹，朴素深情，催人泪下。在这一对青年夫妻身上，我看到了当代青年的另一个层面——继承着民族的优良品质、革命的优良传统、坚毅而自觉地用纪律来约束自己的青年。钱钢的《军魂》，也属于这一类，读了令人肃然动容。描写普通女青年的并不普通的品质、风采、识见的那一组作品，也是很感人的。无论是为保存傅雷夫妇骨灰而承担巨大压力的不愿披露名字的女读者，还是热情、温蔼、刻苦钻研的“古城女导游”；无论是从北京“四合院”飞跃而出的家庭妇女，还是带着“天使的微笑”的精神病院和麻风村的姑娘们，她们都在特殊的困难环境中，表现出普通中国女性的良知、良心。而那位“从屏风后面勇敢地走出来”的女模特儿，则表现出中国年轻女性在精神上对封建、愚昧的旧藩篱的冲破。这些作品，虽然在艺术上有些参差，但那字里行间，却跳动着生活的脉搏，青春的热情，象一个个扑向你心头的热浪。

在捕捉当代青年的心理信息方面，我觉得这本书还稍嫌单一，如能汇聚更多的思想、文化层次的青年的心理类型，写出更多样化的个性，那就更有意思了。我觉得“小报告文学”应以采写先进青年为主，但也不一定要以此自囿。张辛欣、桑晔合作的口述实录文学（我以为它也是一种“小报告文学”，或者说，它与“小报告文学”都属于记实体文学，血缘相近的）《北京人》中，刻画当代青年心态的《为您服务》、《瓶中的苍蝇》、《离群雁》、《多梦时节》，都写得情趣盎然，别有意味。“小报告文学”作者，不妨也拓展一下取材、炼意的思路，使这一体裁的社会生活内涵更丰富、更缤纷、更灵动、更顽皮。这样，想必青年们是会更喜爱的。

第三，这本书中的文章，是具有一定的文学性的。但我希望它所提倡的“小报告文学”今后能在文学二字上更下一番功夫，也就是说，写得更有文学性一些。报告文学有长篇，也有短制，人们对它的要求，是所报告的人与事应务求精实，而又以富有美的创造性的文学手段出之。特别是“小报告文学”，我以为要求它写成状人叙事的优美散文，不算苛求。造成文学性的美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的美。在这个方面，现有的“小报告文学”作者，功力还欠火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书的质量。

不过，我所说的语言的美，绝非句式、词藻之类的外在的东西，而是在行文中浸润着的那种作者特有的语言个性，那种朴素传神地再造生活事象的能力。我看现在报告文学在文体上有两大病：一是铺张过甚，二是游词太多。抒情、

议论,缺乏节制,读多了难免令人厌倦。“小报告文学”这种体裁的力倡,开始大约也有反铺张、抑游词的初衷。我希望它真正在语言上下功夫,养成凝炼而朴素的文风,这将是惠及文苑的。

1985. 6. 28

目 录

序	曹镇南 (1)
---------	---------

企业家的形象	肖复兴 (1)
陈天生效应	祖 慰 (21)
董大为和他的“鹤式”直升机	成晓明 (37)
他耕耘在正定的原野上	蒋 丰 (54)
军魂	钱 钢 (66)
二十岁的生日在“生死场”度过	韩静霆 (74)
隆隆天鼓助我威	陈世哲 翁其华 (85)
生活中怎能没有歌	林晓光 (95)
不外传的秘方	向求纬 (106)

斯林祥的三次恋爱	胡金生 (115)
爱神战胜死神	赵 凌 (124)
普通一兵和他的妻子	王 颖 (136)
爱情参谋	杨争 景重 (152)
海难之后	陈章汉 (158)
征婚启事	刘巽达 (166)

牛场情话 陈祖芬 (177)

她, 一个弱女子 叶永烈 (186)

古城女导游 章武 (196)

飞越“四合院” 甘铁生 牛晓谦 (207)

天使的微笑 蒋巍 (223)

麻风村的姑娘们 蔡德东 (229)

从屏风后勇敢地走出来

——记一位年轻的女模特儿 潘海 (243)

续《扬眉剑出鞘》 理由 (249)

中国女排的“秘密武器” 许耀铭 (265)

第一枚金牌

——记许海峰 徐子芳 (276)

团圆奏鸣曲 赵丽宏 (292)

铁凝和她的父亲 谢大光 (309)

命运咏叹调 周文毅 (325)

詹曼华和她的老师 周玉明 (341)

她在向生活微笑 郭宝臣 (351)

群雕

——记文讲所的青年作家 林祁 (369)

后记 编者 (380)

企业家的形象

肖复兴

—

现在，改革家、企业家、实业家的名词时髦起来。记者们、文学家们蜂拥而上，采访他们，表现他们。有的文章把他们描写成振臂一呼，应者如云，气吞万里如虎，横扫千里如卷席的盖世英雄。有的则把他们描写成屡遭挫折，关键时刻有人鼎力支持，而支持者一定是妙龄女郎或风流寡妇。于是便有一段波浪叠起的三角恋爱的浪漫故事穿插其间……

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也许，他们如同大森林中那些郁郁葱葱的叶子一样，没有一片是相同的吧？他们又同样承受着阳光和泥土的抚慰，和普普通通的叶子有着相同的特点，而绝非神灵的造化，让一般常人目瞪口呆、似信非信吧？

艺术原本比生活更集中、更典型。而生活却比一切艺术更真实。当我千里迢迢抵达温州，又驱车一百二十公里，来到浙南海滨小镇金乡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么一位大名上

了《人民日报》的“青年企业家”，并目睹了他的真实风采。

他叫叶文贵，今年三十四岁。当我在他家古老、破旧而又有些摇摇颤颤的小阁楼前见到他第一面的时候，他一不高大，二不英俊，穿得朴朴素素，手里拎着三只青蟹。一双显得缺少睡眠的眼睛有些木然地望着我，没有过分的的热情和寒暄，便把我让进了屋。

我早就有所准备。他，难以采访。听说前不久，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在此地跟了他三天，他一言不发，拒绝采访。

“我也不问你叫什么，反正我也记不住。说句老实话，我根本不看你们的文学作品。”这便是叶文贵对我的开场白。

是北大荒援助了我。他也曾到过北大荒插队。我们只相隔一道松花江。回家探亲时，我们都要经过福利屯那个肮脏而又拥挤的小站。呵，那遥远、寒冷的北大荒，一下子使我们的心的接近起来，温暖起来。谁能想到那段过去了的岁月竟然帮了今天采访的大忙呢？

他匆忙之中，为我和同行的人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刚才，他手中拎的青蟹，学名叫蝲蛄，三只就要五元多呢，是名贵的海鲜，此刻已经红红地出了蒸锅，端在桌上。席间那新鲜的蛏子、牡蛎，使人感到生活的富足。最后端上一条四斤多重肥肥的大鲢鱼，就是在北京高级饭店也难得见到，一斤要八元钱。嗨！这家伙现在已经不是万元户，是个十万元户哩，真是财大气粗。

他的酒量大得惊人，小楼的角落全是酒瓶子。“我以

前一顿最多能喝一斤半，现在一天喝一斤吧！那时候，在北大荒，我一顿饭能吃一斤半大楂子，现在，一顿连二两都吃不下喽……”

酒杯端起来了。他的无名指上戴着一只金戒指。

“这是我自己打的，二钱重。”他平和地对我说。

“干杯吧！”

“为什么？”

“为了你的改革事业，也为了北大荒！”

他站起来，豪爽地一饮而尽，金戒指和酒杯一起闪闪发光。

这就是我们的企业家的形象。

他的身旁坐着一个年龄和他相仿的年轻人，这是他私人聘请的厂长，每月工资三百元。据他讲，他每天都要这样喝酒，酒桌上就是谈工作。同样，在觥筹交错之间，我的采访也在进行之中。

“这样谈可以吗？我不想美化、神化你，我只想能真实地写写你。我们年龄相同，经历相同，你这些年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条路上来的？”

“这样谈可以，不知你下面还要问什么？”他听我说完，警惕地问。

好一个狡黠而又有心计的企业家！他仿佛在和我谈一桩买卖。

二

他并不是毅然决然地摔了铁饭碗，辞去公职，回到家乡，带领乡亲们，办起私人工厂，搞起了小商品生产，从而开创了他改革的事业的。

不是！千万不要这样写。

那是一九七九年春节刚刚过后。那时，他从北大荒调回家，在离金乡一百二十公里的文成县民政局五金厂工作不到一年。他是电器车间的头儿。厂里正是看中了他有一手好电工活，才千方百计地调他回来的。

他自己也想回来。这里毕竟是家乡。当年——他记得清清楚楚，一九六九年十月十日。他可不是那么愿意上山下乡的，一直赖到去北大荒的人马出发了，他也没有去。载人北上的船又停下来，派人敲锣打鼓来到家门口。他正在吃午饭，没有办法，只好扔下饭碗，提着背包上了船。船行三个小时进了瓯江。从金华坐火车，整整三天，到了七台河。“从军七台河！”他对伙伴们这样沮丧地说。

梨树公社龙湖五队，一个小小的，贫穷又落后的屯子，迎接了他。这就是陌生的北大荒！队上没有电灯，点着松明子或煤油灯。十月的天气，就已经飞起雪花。队上新买了一台变压器，杀了一头猪，磨了一板豆腐，请来附近煤矿的电工班，先连吃带喝一整天，然后开始安装变压器。馋得叶文贵和伙伴们够呛。来这里这么些日子，没有见到肉，肚

子里少油水哩。据说队里一年只在端午节、中秋节、春节，杀上三头猪，开开荤，打打牙祭。这些矿上的电工呢，一个个嘴上流油。

变压器装上了。灯不亮。电工们找不出毛病，要回去请工程师来。队长着急了。把变压器运到七台河机电厂修理，来回路程五天，一天运费就要八十元，变压器“开膛”，只要一卸开内芯，就要一千块，而且起码三个月以后才可以交货。

叶文贵十四岁开始迷上了无线电。在家乡，他为乡亲们修过电子管收音机呢。只可惜，临来北大荒前，他的一个万能表一百多元卖掉了。现在，他只好拿着带来的一个小小的耳塞机和两节电池，悄悄地走到了变压器这个庞然大物的面前。接通变压器输出的两条线路，耳机里没有声响。变压器是新买的，不可能烧坏，可能是路途运输颠簸，断了这两根线头。他判断着。

“包下来！咱们修！没问题，咱们也可以吃猪肉了！”他自信地向伙伴们讲。

和队长讲好了条件：修好了，他们和矿上电工班的那伙人一样，也要杀一头猪、磨一板豆腐，犒劳犒劳。

打开变压器，果然，是两根线头断了。正是大雪纷飞之际，用炕席把变压器围起来，用火炭烤着，用焊铁壶的铜烙铁一焊，灯，亮了。他和伙伴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猪肉和豆腐，喝了饱饱的一顿酒。

他的名声大振。文成的工厂也正是看中了他的活儿，

才把他调去，让他效力。

谁知，这次春节过后回到五金厂，他就跟厂里的头头闹翻了。他超假一个月。不过他是为了给厂里找标牌、散热器。因为他们厂和七台河矿务局订了合同，为矿务局生产硅整流充电机。自然，这一切，是他联系、带头干的。干好了，可以给厂里赚一笔钱。厂里的头头偏偏说他回家玩去了，不给他报销。他忍住了，回车间干活了。他是车间主任，正在动手制造的充电机，是他的心血结晶，他舍不得丢掉。十天过去了。报销的事依然只字未提，他忍受不了。他能抽烟又能喝酒，每月三十八元的工资根本不够花，又要卡他！这些头头，业务上一窍不通，整人卡人却精通得很！一个月三十八元，微不足道，但这是人格。不干了！他妈的！有什么了不起！一气之下，他从文成跑回金乡。就象他当年去北大荒，只干了五十四天，不干了，受不了啦，他拆开棉背心，拿出缝在里面的一百元钱，偷偷地跑回金乡一样。

不过，那一次，回到金乡才三个月，他又被勒令押送回到北大荒。回去以后，还写了检查，挨了一顿训，开了几天批判会。这一次，他却再也不回去了。虽然，文成五金厂的头儿后来也明白过来了，电器车间少了叶文贵这样的人才是一个极大损失，到金乡请了五、六次，让叶文贵回去。可是，形势毕竟和一九六九年那个动荡的“文化大革命”的年头不一样了。铁饭碗，开始受到了冲击。叶文贵留在金乡，和乡亲们自己动手，办起了一个轧铝板厂。

私人办的厂，和公家办的工厂，竟然唱起了对台戏。